往事回眸

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

□ 杨群灿

题记:什么是艰苦奋斗?什么是无私奉献?什么叫众志成城?半个多世纪前修建酒流沟水库那段历史,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诠释。伊滨区开发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,时代需要铸强精神来武装我们。

旧社会,每逢汛期,山洪肆虐,酒流沟沿线群众饱受其苦;解放后,人民政府决定在酒流沟中段夯筑大坝,建设一座小型I类水库,以发挥拦洪、灌溉、水产养殖作用,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。选择在1957年初冬动工,是因为其时具备了较为扎实的群众基础,同时酒流沟开始进入枯水期,有利于施工,但工期非常紧张,必须于次年汛期到来之前完成。

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状态是,人民群众从旧社会的苦水里熬出来,分了地,分了房,生活开始安定下来,随后又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经营,经过互助组、初级社阶段,建立了高级社,为成立人民公社打下了坚实基础;人民群众初步感受到了集体力量的强大,对党的深厚感情是发自肺腑的,加之治理水土流失符合群众利益,所以劳动热情非常高涨,大干六个多月,于翌年仲春就完成了筑坝工程。

该工程由李村、诸葛两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,从10多个高级社挑选了1000多名青壮年劳力,吃住在工地,日夜奋战。

工程前期是开挖大坝基槽。在长210米、宽70米的范围内,人们挽起裤腿,跳进冰冷刺骨的泥水里,清除鹅卵石、淤泥和杂物,开挖一丈多深才挖到原始土。待基槽挖成,一个个冻得手上、脚上裂开了很多口子,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,脸上皴得像长了鸡皮疙瘩,但大伙儿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

李村乡乡长赵群业是寇店乡韩寨村人,经常穿一身老黑蓝粗布衣裤,跟一般群众没什么两样,工作起来雷厉风行,就是脾气有些暴躁,群众背地里都叫他"二杆子乡长"。隔个十天八天,赵乡长都会把人组织起来,扯开嗓子极富鼓动性地讲一番话。有一回,赵乡长布置了阶段性任务,最后说:"乡里准备了一面红旗,一面黑旗,各社开展劳动竞赛,夺了红旗的光荣、体面,拿了黑旗的丢脸、丢人!大伙儿有决心、有信心冇?"

东方红社、幸福社、曙光一社等纷纷表态,轮到曙光二社了,一个叫张凤须的组长紧握拳头,领着大家高呼:"俺们有决心!有信心!坚决完成任务!不怕吃苦!不怕流血!干活争当'二杆子'!"把赵乡长逗乐了。

当时没有一件机械工具,连架子车也没有,从附近土崖上取土,像蚂蚁搬家,全凭人力运送,多是推独轮车、抬大筐、挑箩头。连续重体力劳作,磕磕碰碰是免不了的,人们大多是在伤口上撒些烟灰,撕块布条缠几下就行了,讲究点的,拿一块"酒膏药"(一种简易膏药,类似今天的创可贴),搁到嘴里濡湿,贴上完事。感冒发烧了,就用开水冲服生谷子来发汗,所谓单方能治病,不像今天的人恁娇贵。总之,轻伤不下火线成了习惯。

土摊到40公分厚,就得夯一遍。夯筑土坝用的这种土是红胶粘土,含硅量丰富,粘度大,得用"砸(e)子夯"才能砸实。这种夯用一块方形青石做成,当中固定一根木把,由扶夯人掌握方向使用,石头四角钻孔穿绳,由四个人提夯使用。每到打夯时段,几十个"砸子夯"排成几排,"咚、咚、咚"的沉重砸击声此起彼落,伴着山呼海啸般的夯歌,蔚为壮观。宿驾窑村一群青年妇女组成夯队,夯歌嘹亮,特别是能把石夯提得飞过头顶,夯底朝天,最为引人注目——河沟从宿驾窑村中穿过,该村受害最深,所以她们干起活来特别拼命,特别"二杆子"。

夯歌能提精神,长气力,是激发劳动热情的灵魂,实际上不是唱而是在吼。夯歌一般由扶夯人领唱,其他人附和,或简述一段故事,或表达一种感受,现编现唱,即时性很强:

"我喊幺二三哟——嗨哟!
咱们一起夯哟——嗨哟!
集体力量大哟——嗨哟!
日子比蜜甜哟——嗨哟……"

其间,偃师豫剧团到工地进行过一次慰问演出,第二天有人这样唱道:

"偃师豫剧团哟——嗨哟!
专门慰问咱哟——嗨哟!
看哩什么戏哟——嗨哟!
《刘公案》唱哩棒哟——嗨哟……"

坝的南北两岸开凿了很多窑洞,搭了很多草庵子,地上铺些麦秸、谷草,人们夜里就住在里面。吃的呢?工地上只供应开水和能照见人影的菜汤,干粮都是自个带的,或是家属送的,多数是红薯面馍、豆面馍、菜疙瘩馍,也有吃花卷馍、玉米面饼的。参加筑坝的人都没有工资报酬,也没有补贴。

为了改善伙食,赵乡长叫来供销社食堂,在工地上支起大锅卖羊肉汤,一碗2毛钱。但有很多人喝不起,就向领导反映,赵乡长给供销社下令:"喝5分钱的汤也得卖,可以不给肉;支援水库建设,你少挣俩钱也中!"

劳动间隙,以社为单位经常组织一些娱乐活动,活跃气氛,有唱曲子戏的,有讲故事的,有说笑话的。青年突击队的一段诗朗诵,让一些老人至今记忆犹新:

夯歌嘹亮 资料配图

"万安山下,红旗招展;
寒风凛冽,雪地冰天。
我们是青年突击队,
战胜自然的坚强意志,
像钢铁一般……"

如今,这些青年突击队队员,活着的也都快80岁了。

大坝建成后,乡里请油赵村有大学文化的郭继甫写了"酒流沟水库"几个大字,委托雷村一名石工刻到一块新制的石碑上。这石工采用了传统模式,在碑头雕饰了龙凤纹样,赵乡长一看,发火了:"新社会了,咋还弄这玩意儿?刻个五角星多好!用洋灰(水泥)糊住,在另一面重刻!"结果,成了现在这个样子:朵朵云纹烘托出一轮红日,在红日映照下,一颗红五星闪闪发光。

建设酒流沟水库,还有意外收获:没有这个工程,水库西岸20多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不会被发现;没有这个工程,陈列于国家博物馆的宋代雕砖也不会被发现。

尘世走笔

回家"作客"

□ 杏儿

每次去看望父母,他们总是一遍一遍确定日期,一遍一遍叮嘱路上安全,还一定会问想吃什么喝什么,他们提前去买。

算好回家时间,父亲早早等在路边,从车窗里看父亲在车外微笑着打招呼,而后拉起我女儿的手迎我们回家。端茶倒水,殷殷寒暄,父母脸上是期盼,是欣喜。

随母亲进厨房,菜已摆放有序,多样的菜品照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,哪道菜该提早做,哪道菜该踩着点儿下锅,都有条不紊。母亲不让我帮忙,说一个人就行。

那阵势,哪像是远方的女儿回家?倒像是多年不见的客人,正在盛情款待。

这场景我熟悉,因为我也曾经和他们一起这样迎接过家里的客人。可是从何时起,我竟然也变成了父母身边的客人?也许是从远离家乡、外地求学的那一天?也许是从远嫁他乡、成家立业的那一天?

当年我出嫁,爱人牵着我的手拜别父母,母亲早已泪光盈盈,父亲的嘴角刻意上扬,脸部肌肉勉强牵拉出"笑"的表情。我怕泪水不受控制,一直不敢看父母的脸。

成家之后,父亲开始变得慈爱,开始以一个老人的方式对待子女,在子孙面前收起了威严。

现在,父母会因我偶尔回家住一晚而欣喜不已。他们会把最舒服的床铺让给我,换上新床单。当夜,他们必然在我身边说话,街坊邻居,家长里短:你李婶前几天检查出心脏上有问题,但她倒也没在意;昨天你爸买菜回来,算了算说人家多找了三块八,送回去,卖菜的说人家没找错,是你爸算错了。老了,脑子不好使了……

母亲那次来我家,因为没有钥匙,在楼下等我下班。陪母亲说话的邻居阿姨半开玩笑半责怪:"你怎么不给你妈一把钥匙?怕她拿你们家东西呀?"母亲急忙说不是。我心里一酸,我随身携带的钥匙里一直有一把父母家的钥匙,它让我心里踏实,觉得不论什么时候,那扇大门里始终盛满期待和爱,尽管父母每次都把我隆重接待成盼望已久的客。

其实,哪有父母舍得把儿女目送成客?哪有儿女愿意长成父母的客?但是,不管愿不愿意,儿女终归成客,守望的永远是父母!

若有所思

梧桐叶落秋渐深

□ 马亚伟

穿行在秋色里,突然发现有梧桐叶在飘落,它们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,慢慢落了下来。我捡起一枚梧桐叶,举在眼前,不由说:"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"

这才几天,梧桐树的叶子就落了。秋已经渐渐深了,可昔日的梧桐花香似乎还在。记得春末夏初的时候,我静静地坐在故乡的梧桐树下,看一树淡紫色的桐花开得繁盛,闻着馥郁的花香,感受生命之蓬勃。一朵花飘落在我的书页上,我因此写下了一篇《梧桐花开》。时光疏忽而过,感觉只是在梧桐树下打了个盹儿,做个了梦,忽然间就秋天了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花落了,叶落了,秋深了。

"一叶知秋",我总觉得这"叶"一定是梧桐叶。所有的草木中,梧桐最敏锐,它能捕捉到季节和温度的细微变化,然后悄然改变自己的生命底色,慢慢过渡到另一个季节。梧桐叶听得懂秋风的召唤,所以最先以飞舞的姿态扑向大地。

梧桐叶落,是一幅流动的画,是一首淡然的诗。你瞧,那一枚叶子吻别了枝头,然后留恋地回首张望赋予它生命的大树,毅然决然飞向大地的怀抱。它缓缓飘落,既有对生命的不舍,也有对新生的渴望。

待到落叶纷飞之时,满树金黄的梧桐叶纷纷扬扬,就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,仿佛能够听到落叶的歌唱。人站在树下,几乎听到了仙乐飘飘。缤纷的,忧伤的,浪漫的,深情的,复杂而深沉的秋之曲,就这样奏响最后的乐章。

梧桐叶落,自古以来容易惹人悲秋。李后主低吟浅唱:"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"秋深了,梧桐叶落,这位亡国之君的寂寥也深了。多愁善感的李清照说:"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?"难道梧桐懂得人之悲欢,为何总要把愁绪寄给梧桐?

"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。"字字带着惆怅,真真让人伤怀!其实,是我们人把自己的情感强加给梧桐的,梧桐何曾有悲愁?梧桐叶落,是自然规律,也是它的一种生存智慧。

梧桐叶落,是梧桐树迎接寒冷的姿态。它们褪去华服,袒露风骨,乐观而豪迈地迎接挑战,哪里有悲愁之感?相比之下,我们人倒显得脆弱了,看到凋零之景,就惶惶然,凄凄然,缺乏淡定从容。

我手中的这枚梧桐叶,已经干枯,但脉络分明。我沿着树叶间长长短短的痕迹,去寻找它走过的踪迹,从春到夏,从夏到秋,每一根脉络都记载着生命的傲然与不屈。它们生长过,蓬勃过,绽放过,无怨无悔。然后,是从秋到冬,从冬到春,生命进入下一个轮回。

梧桐树是吉祥之树,自古有"梧桐引凤"之说。"凤凰鸣矣,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"高洁吉祥的梧桐树,即使落叶,也向人们展示着淡泊宁静之美。梧桐叶落,秋意深深,时光安然,岁月流长。

咬文嚼字

"牙慧"怎能食

2014年2月21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刊登了一则书讯,推荐夏秋编著的《唐宋文脉》。文中说:"作者从大家习熟的材料中读出新意,不食别人牙慧。"

"牙慧",即"牙后慧",指说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慧,常指言外的义理情趣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殷中军(浩)云:"康伯未得我牙后慧。"后来用"拾人牙慧"指拾取别人的只言片语当作自己的东西。如刘熙载《艺概·词曲概》:"词要清新,切忌拾古人牙慧。"

"拾人牙慧"又作"拾人牙后",从未有"食人牙慧"的说法。

"门可罗雀"很热闹吗

《流传千年的北欧神话故事》第91页有一段话:"从此,原本门可罗雀的萨迦斯宫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,萨迦斯女王获得了她一直渴求的安定清宁。"

句中"门可罗雀"显然会错了成语的意思,把它理解成"门前热闹得像有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吵"了。

"门可罗雀"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成语,意思是门前冷清得没人来往,而成了鸟雀的天下,以至后来可以张网捕鸟雀了,罗雀即设网捕雀。句中"门可罗雀"应为"门庭若市"。

流年碎影

苇园的烧饼

□ 李向伟

秋风起,烧饼香。

一个酥脆的烧饼,一碗鲜香的羊肉汤,放上一勺油嘟嘟的辣子,撒一把绿莹莹的芫荽,准让你吃得通体舒泰,大汗淋漓,那真叫一个爽!

世上的烧饼千千万,我觉得还是苇园村的烧饼最好吃。苇园的烧饼,香、脆、酥、甜,可干吃也可泡羊肉汤吃,是咱伊滨区最具乡土情结的民间佳肴之一。

听父亲讲,过去村里人外出谋生必带的两样东西,一是盘缠,再就是烧饼,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便于携带和耐储存。据说当年日军开始向正面战场河南进攻,皮定均在这里组织豫西游击支队打击日本鬼子,就很喜欢苇园的烧饼。乡亲们也以此为荣,说洛阳抗战也有苇园烧饼的功劳。

苇园烧饼之所以好吃,主要是用料独特。这里的"料",其实就是苇园田野里普普通通的小麦。万安山脚下的苇园村,南依万安,北眺伊水,曾经因为水草丰美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,故名苇园村。这里泉水叮咚四季不断,在干旱缺水的南部山区,这"水"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。除了一望无际的芦苇,这里还适合种植玉米和小麦,尤其是苇园的麦子,因为泉水的滋润,生长茁壮,一到六月,麦浪滚滚,金灿灿漫山遍野。成熟的麦子去壳后,麦粒呈现出黄白或者红褐的光泽,磨成粉后无论是擀面条还是包饺子,耐煮筋道。尤其是用苇园的麦子做成的烧饼,喝羊肉汤久泡不碎,入口绵软耐嚼,深受群众的喜爱。

再就是做法实在,这一点最重要。有句话叫"萝卜快了不洗泥",如今很多卖烧饼的,顾客盈门时候就会减少"揉面"的时间,直接进炉子烤,这就好比拔苗助长,出炉的烧饼因为缺"揉"的工序,就少了几许韧劲儿,经不得热汤的那一"冲",眨眼间就垮了、碎了,败得一塌糊涂。

村里的李叔70多岁了,打了一辈子的烧饼,李叔说:"打烧饼和做人一样,要不怕摔打,才能经得起风雨!"大道至简,说白了,苇园的烧饼之所以好吃,就是用料实在做工实在,真的如李叔所说,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。

信手拈来

洛阳的秋

□ 阮小籍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早晨上班,雨点落在脸上,如丝绸拂面,有了秋凉的感觉。秋分、寒露、霜降,秋,深了又深,再深,就是立冬和小雪了。

周作人说,雨天一是小孩们喜欢,因为可以成群结队"趟河";第二种便是喜欢下雨的蛤蟆。洛阳新区多水,偶尔的两三声蛙鸣,小桥流水、烟雨迷蒙,很有几分江南韵致。

一个人,燃一支烟、撑一把伞,悠哉悠哉地就到了隋唐遗址公园。

落雨的日子里,很喜欢一个人在这里什么都不想,也什么都想,滴翠湖畔、野趣园边,残荷听雨、鸟鸣人更幽。寂寞天地间,我,就是那不早朝的君王,一切花花草草、一切翠竹鸣禽,便都是我的臣民。

大才女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在《洛阳名园记》里说:"以北望,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,延亘十余里。"当年,李老先生想必就是站在如今的滴翠湖边北望的。

大唐盛世、东都洛阳,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!

咱洛阳的一个老乡,在苏州打工的时候,很想念家乡,说,天上的大雁啊,何时才能把我的思念捎回家乡呢?他叫王湾,一句"乡书何处达,归雁洛阳边"清绝迷茫,打湿了多少洛阳人的青衫;有个山西人,在南京做县令,有朋友要回洛阳,他说,你给洛阳的哥们儿带个话,咱们的感情冰清玉洁,那可是杠杠的。他叫王昌龄,一句"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"简直是神来之笔,温暖了多少洛阳人的心坎;还有个叫韦庄的陕西人,在咱洛阳生活了几年,后来四处流浪,一辈子念念不忘洛阳的好,一句"洛阳城里春光好,洛阳才子他乡老"黯然销魂,憔悴了多少洛阳人的思念。

在隋唐城遗址,洛阳的秋色是厚重的,厚重里又不失清灵,有绝句的规整,更有律诗的洒脱。

从公园出来,穿过宜人路,经开元路,沿龙门大道一直南行,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,就到龙门了。

青山两岸,伊水中流,第见风帆沙鸟、烟云竹树,洛阳的秋色,当然以龙门为最了。对于土生土长的洛阳人而言,难免会相习而相忘,说不出龙门的美来。今生最忆是江南的白居易,晚年竟选择了龙门的东山,足见龙门风光的旖旎,乐天先生这样描写龙门的秋色:"东岸菊丛西岸柳,柳阴烟合菊花开。一条秋水琉璃色,阔狭才容小舫回。"

千年之后,秋雨之中,从香山寺下西望,依旧如烟的还是唐朝的那抹柳色,依旧如玉的还是唐朝的那泓秋水,依旧淡定的还是卢舍那大佛的微笑,遥想当年,乐天先生就是在这里"俯视游鱼,仰数浮云"的。我非乐天,自然不知道乐天之乐,乐天非我,又怎知我之乐?

龙门不墨千秋画,伊水无弦万古琴。欣赏龙门之美,宜淡雾的清晨、落日的黄昏、飞雪的冬季、飘雨的秋日,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,当然,也可以什么都不。

半卷纱帘望故园,别后经年几度寒,每每在我最开心的时候,抑或在我最失意的时候,常常独自一人,东山西望,卢舍那大佛慈祥微笑,仿佛对我说,一切的一切你都会拥有,一切的一切也都会过去。

龙门山水间,洛阳的秋色是雅致的,工笔刻佛、写意山水,如墨又如画。

闲爱孤云静爱僧,在洛阳的秋日里,白马寺也是一定要去的。山是邙山、水是洛水,山南水北间,白马寺大德高僧在等你停下匆忙的脚步。不必刻意地去烧香许愿,一瓢洛河水、一支邙山菊,半壶秋水荐黄花,佛已经很开心了。墙外是310国道的万丈红尘,墙内是青灯黄卷的无限清凉,放下贪嗔痴,清净自在心,还有什么是自己不能释怀的?少年时喜欢白马寺的金刚怒目、菩萨低眉,仅仅是觉得好玩,到如今人到中年,依旧放不下的还是白马寺的晨钟悠扬、暮鼓低回,但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了。仿佛明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的:"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阅历之深浅,为所得之深浅耳。"白马寺这本书,中年再读,竟有了秋天的味道。

不为参禅到古刹,因了这千年的白马寺,洛阳的秋色,就平添了几分通达和圆融。

依旧记得父亲星期天带我去白马寺的情景,那时我大概七八岁,骑骑寺院门前的石马,你就会成为厉害的唐僧,即便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乖乖听你的话;站在齐云塔前拍拍手,塔顶会传出一连串的蛙声,据说听了塔里的"青蛙叫",小孩子都能考上青蛙(清华)大学……

最忆青春眉黛浅,其实心底已苍凉,想起了宋人章良能的《小重山》:旧游无处不堪寻,无寻处,唯有少年心。

青春思绪

秋天没有驿站

□ 王龙飞

光阴不疾不缓地走着,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,走过一个个阴晴圆缺。晨钟暮鼓,催促我扬起远航的风帆,也知道不该贻误行程,却又无法将曾经有过的一切尘封在记忆的城堡中,心如一枚留恋故枝的叶子,蓦然回首,莫名想起那年秋天。

那年秋天,我走在幽深的雨巷,远逝的日子仿佛晃动的万花筒,不经意间摇晃出一个个无法模仿的图案,那一次次的聚散与悲欢都成绝版。本该走过夏天钟情秋天,却依然留恋夏天的蝉鸣。走过的路程似乎是一个圆,长途跋涉后又回到起点。

那年秋天,在幽幽暗暗中苦思冥想,终于破译出原来那起点昭示着前行的脚步。斜阳把海水染成红色,沙滩上留下的脚印,转眼就被海浪冲刷。逝者如斯,如烟的往事都已随季风飘零,何必苦苦地追寻与回忆。

青春的列车载客无数,没有人能预料沿途的遭遇,也没有人能重回自己上车的起点。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推开门窗,沐着新鲜的空气与阳光,沿途平静地欣赏风景,让自己迎接崭新的行程。因为秋天的记忆是一列单程客车,不能返回也没有驿站,只有一路且行且歌,用脚踏实地的努力,才能换来秋日满满的收获,才能换来秋日绚烂的心情。